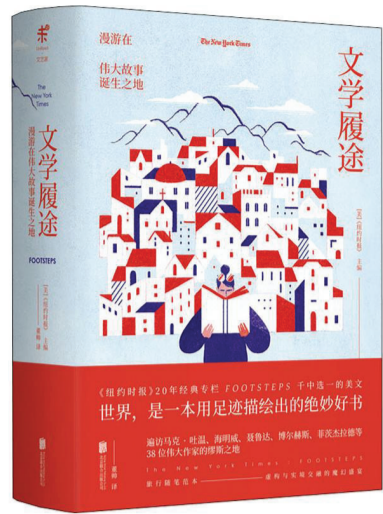


# 听一砖一瓦故事 与伟大灵魂交流

## ——读《文学履途》

施崇伟



即使没有钱和时间环游世界,我们也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,去广阔的天地间,与伟大的灵魂交流。《文学履途》《纽约时报》“文学履途”专栏集结,收录了38篇与伟大作家有关的旅行地的游记,通过寻找文学起源地的旅行,引导我们走进世界已故文学巨匠曾经生活、游历的地方,重返文学家的真实生活和场景,去体味他们当时创作时的灵感来源。

这是一本用足迹描绘的绝妙好书。文学与履途交汇,为我们展现文学的奇妙,找寻到了那些玄妙的缘分,更为我们呈现了一段不一样的旅行经历。

《文学履途》带我环游世界圣地,完成了与那么多文学巨匠的际遇。

足迹交汇于美国、欧洲以及远方三个部分,覆盖着南美洲、非洲等地。笔者们的旅行追寻着大师们的脚步,马克·吐温的夏威夷,玛丽奥利弗的普罗温斯敦,刘易斯卡罗尔的牛津,海明威的马德里,雪莱与拜伦的日内瓦湖,聂鲁达的智利,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……这里既有我无数次设计为旅程而无力抵达的梦想之地,还有许多我闻

所未闻的胜境。当地点与人物结合,风景与文学交织,那种引力简直是揪心的牵扯。两代人的传承,时间的变迁,环境的变化,人去而情怀依旧或物是人非,都是那么奇妙:美好的地方用时间来滋养一代代的人类,让他们长出思想,也会因他们无意写出来的故事而一直闪耀。

旅游与文学,是填充我精神世界的佳肴,却又有缺少钱和时间的遗憾。《文学履途》恰是给我的奢侈馈赠,让我获得了一次珍贵的文学寻宝之旅。这种“旅行”,不须办理签证,无须巨额盘缠。这种旅行,绝非寻常意义的抵达,而是将文学注释加入旅途,是排解无聊的生活艺术。重走纳博科夫在美国横跨几个州写出《洛丽塔》的旅行路线,探寻马克·吐温在夏威夷的奇遇,攀登那座曾经鼓舞了凯鲁亚克的山峰……追随伟大文学生活轨迹,即使是陌生的异国他乡,也会有一见如故的感觉。因为一草一木都有情感,一砖一瓦都有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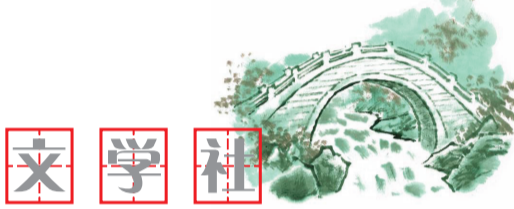
这种“旅行”的另一种相遇,当然是读书。这本书,我读了整整一年。在“旅行”的阅读过程中,我不断停下来,去购买原著,读大师的代表作品,补足自己原有的阅读认知体系。

读了《马克·吐温的夏威夷》,我从书店搬回来《马克·吐温自传》,阅读他关于夏威夷的25封信,像打开一面魔镜,浮现出船长、捕鲸人、传教士、猫和花丛。他有庞大的故事库,热带奇境和疾病肆虐,历史演变与肮脏血腥,文化殖民和传统退却……每种景观背后,都同时潜藏着诱惑和残

忍。我不知道真实的夏威夷是什么样,马克·吐温将这里描绘为:“你能想到的最安宁、最静谧、最有周末感觉的地方。”我以为这就是它的本来面目。

《越过那段不能承受的黑暗历史》让我打开昆德拉的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,他的著作记录着捷克斯洛伐克最动荡的年代,捷克的政治民主化运动被苏联终结,布拉格的伤痕,历史的记忆至今存留。《诗人的马提尼克》讲述了关于艾梅·塞泽尔在马提尼克的故事。我第一次听说这位伟大的诗人,第一次听他在诗歌里发出对现实不公的呐喊。凯鲁亚克《在路上》,费雪这位《美食家的字母表》,哈米特那只《马耳他之鹰》,奥康纳那《好人难寻》的故事……一大摞的新书映到我的案头,作为文学爱好者原来对欧美文学涉猎不多的遗憾,这一趟“文学履途”让我得到了文学补习。

这是一趟最省钱的“旅程”,这本书是我耗时最长的阅读。它还让我在这一程时空的跨度落差中催生了人生的思考。如同费雪谈及遗物时说的:“唯一能留在世上的东西,就是一个人的精神……我所留下的,会融入空气,化为烟雾,散为一阵水汽,像这样落在某样东西上,也许它们会微微闪现一丝光芒。”



文学社

中国风古

## 苏轼和陶渊明的千古唱和

江舟

苏轼是古代风雅之士中最富有色彩之人,他的经历就像一部曲折的传奇。苏轼曾经官居高位,显赫一时,但又两次遭受贬谪,经年累月颠沛流离在僻野之中。苏轼的思想,更加斑斓。他从小受到正统的儒家教育,忠君爱国、匡济天下的抱负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另一方面,他又从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中,对纷纷扰扰社会和人生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,一颗躁动的心灵在坎坷中始终无法得到安宁和依傍。苏轼出入于儒释道,这就造成了苏轼独特的人格特性:在经世济时上,他秉持儒家入世的价值观念;在心灵追求上,他服膺道家潇洒自由的人生观;在宇宙观认识上,他又坚持释家的哲学观。儒释道三位一体的人格,形成了苏轼旷达、豪放、任性、风流,既豪气不羁又随遇而安,既对人生命运无奈又充满了乐观。尽管苏轼的命运坎坷多舛,充满悲剧色彩,但是他却活得无比充实,显得洒脱逍遥,令人钦羨。

苏轼才华横溢,同辈人很少有人能够与他在同一层次上对话和共鸣,曲高而和者寡。也许苏轼也感到了这种难言的寂寞,于是他把目光转向历史,在众多的前贤中,他的目光停留在了陶渊明身上,把陶渊明引为知己。苏轼第一次贬谪黄州之后,他就时常以陶渊明自比。他把陶渊明的《归去来兮辞》改作:“为米折腰,因酒弃家,口体相交。归去来,谁不遣君归?觉从前皆非……归去来兮,我今忘我兼忘世,亲戚无语言,琴中有真味。”他还将词配上民歌的曲调,让左邻右舍的农民一起来唱,自己用小竹竿敲击着水牛的背脊打着拍子。

为了表达对陶渊明的仰慕和抒发自己的情怀,苏轼从离开黄州起,就开始做“和陶诗”,共计一百二十四首。苏轼、陶渊明二人渴望摆脱仕途的羁绊,重返大自然的怀抱,自由自在,安享质朴平淡生活的情感是相通的。苏轼称:“吾于渊明,岂独好其诗也,如其为人,实有感焉”。苏轼唱和陶诗,不仅仅是喜欢陶渊明的诗作,更是仰慕陶渊明的人品。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,一旦认清官场的黑暗,便拂袖而去,义无反顾,不让自己有一丝一毫的委屈,而苏轼由于其自己的思想矛盾,导致“出仕三十余年,为狱吏所折困,终不能悛,以陷大难”,所以苏轼醒悟之后,“深愧渊明,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。”

后人唱和前人诗作大多是单向的。陶渊明的诗歌在宋代前期并不显赫,直到苏轼,才发现了陶诗的价值,并且奠定了陶诗的地位,陶诗因苏轼而彰显。苏轼对陶渊明的认识和推崇,给陶诗也着上了一层苏轼的色彩,而苏轼唱和陶诗中则更多的是表现他自己的追求。元好问称:“东坡和陶,气象只是东坡”。王文诰则认为:“公之和陶,但以陶自托耳。”

晚年的苏轼,身处岭南、海南岛蛮荒瘴疠之地,孤苦伶仃,贫困潦倒,唱和陶诗成了他精神最大的慰藉。在他离开人世的前一年,终于把陶渊明的一百二十四首诗歌全部和完,并委托自己的弟弟苏辙撰写序言。苏轼把自己的最后生命都倾注在与陶渊明的心灵对话和沟通之中,陶渊明和苏轼,前贤后哲的千古唱和与心灵相通,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上一道独有和亮丽的风景,让后人深深地感动和景仰。

## 驿路弦歌

费城



黄昏来临时,我们的周围没有声音。金灿灿的午后阳光洒满全身,让我感知到另一个世界的降临。

当我透过岁月的纸窗,推开往事虚掩的门,脚下的深巷路延伸,而巷道两旁,高墙府第、飞阁垂檐,将浓郁的书卷气息深藏……

多少次,我独自登楼望远,遥想古人赏风颂月,人比黄花瘦。假若乘风归去,登临仙境,可遇山人绿竹弦丝,轻歌妙舞。唐时宋时的明月,今非昔比,游吟之蟋蟀蛰伏在床脚,弹唱之弦歌扰乱夜之清修,只道是夜色微寒,月冷西窗。而你,亦非故人,亦非访者,非仙非佛非鬼非神,手执芊芊素草,化身媚狐,只待赶考书生结伴倚窗,红袖添香夜读书。

我站在木窗前眺望,在楼阁里穿行,耳畔隐约听到风中寂寥的弦歌,从镂满记忆的青砖绿瓦中传出,那么悠远、寂寥,蓦然回首间,岁月已流转千年……

我记得,那时你还年轻,衣袂上满是飞扬的青春。门楣上仿佛闪着旧年的影子,你临窗低眉远眺的场景,坐看云卷云舒。沿着你手指的方向,阖闭的城门次第洞开。我的思绪被一段老旧的时光牵扯得很远,当目光越过层层窗棂,我分明看到,天空如此凄美,送亲的队伍赶在大风之上。我在荒野上追赶着风,满怀内心的渴望与绝望,握不住一声风中飘散的叹息。而经年以后,你在山边守一座老房子,坐在时光的荒芜里,沉默无语,那些无法说出的言辞融化在时间的褶皱里。我以为,那些秘而不宣、无法说出的言辞,始终是美的……

作为叙述者,我需要将剧情重新编排。——那花轿姣美的女子,可是我前世的新娘?如今归来,你面若寒霜。我跟随着你,凝固成三生石上一枚拒绝融化的泪珠,静静滴落在最末的花瓣上,可是,早已分辨不清彼此今世的样子,你纷乱的发丝拂过季节的眼前,扰乱了静修千年的神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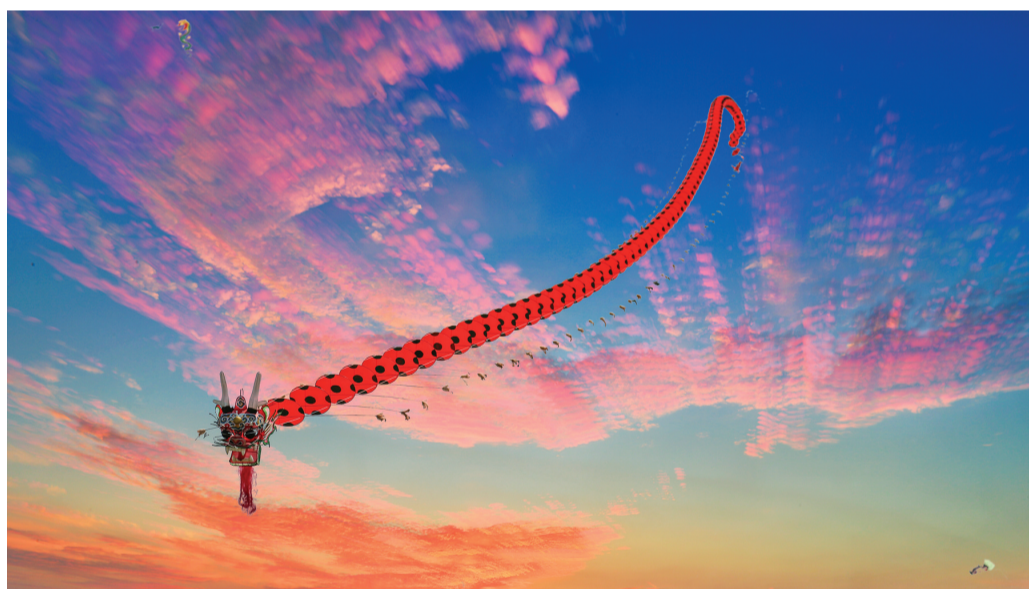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,怀想往事,我早已暮眼昏沉,风干的泪腺拧不出一滴露水。而唇壁苔青缠绕,使我失去语言,状若一块顽石,守望千年。

如今,道路两旁碑石林立,衰草疯长,那些倒下的勇士匍匐成石,为你铺就前行的道路。见风即长的思念,如同蔓草,纠缠成今世的模样,任凭枯草凄凄,岁岁年年陈说着宿命的轮回。

许多年后,石头深处的人家,编织出一些美丽的传说。那个门楣上的寂寞少年,思绪总是飘得很远,穿越历史的尘烟,在那个铁马金戈、刀光剑影,风火连城的夜晚,飞马传书,穿越浓烟密布的城门……

时间戛然而止。从此,你音讯全无,空留下史册上两滴殷红的泪渍,以及古驿道上哒哒疾去的马蹄声。生与死、爱与恨的纠葛从此异位。如今,魂归故里,我就驻足在你的身旁,怀抱着前世的忧伤。可是,你始终沉默无语,视我如无物。那枕在腮边的泪痕,可是寒风吹拂的落叶,还是落花散落亭台的声音,抑或是指痕拂过琴台的弦音。

静坐窗前,翻阅史册。当暮色四起,如果你侧耳倾听,那城楼上悠扬的弦歌,依旧响彻久远……



《风筝满天》张成林/摄影

## 苘·麻记

马浩

小鸟的早餐在哪里了,打开卷叶,胖胖的青虫还在做梦呢,小黄鸟一见到美味,兴奋地又跳又唱。

苘叶,形如心,柔和如绸缎,浓绿,阔大如梧叶,常被乡人用以捂善煎饼。小麦在石磨上磨成糊,在铁鏊子上烙成煎饼。把煎饼折叠好码放在一起,用新鲜的苠叶一层层密封起来,以让煎饼霉变,用以做酱,谓之善煎饼。

采摘苠叶时,偷闲可摘果果吃,也是一件有趣的事。橘黄色的苠花,开着碧叶间,艳丽娇媚,花腿,苠果如扣,渐渐长成烟袋锅的模样,毛茸茸的,苠果里生有许多包夹,打个不恰当的比喻,就像一间办公室被分成无数各自间,撕开嫩绿的果皮,露出银白色的芝麻粒般的嫩米,放在嘴里,甜津津的,吃着好玩,并非冲着它的滋味。苠果皮色发黄时,便老了,籽粒变作黑色。

苠的一生,成熟两次。第一次,是自然的成熟,叶老果熟,被收割。大家都知道,人们看重的是苠皮,把苠收割下来,新鲜的苠皮难剥,为了便于剥皮,人们要让苠再熟一次,这一次,是人为的,把弄得光溜溜的苠秆捆成捆,放在池塘里去沤。

出苠的那天,最为热闹。盛夏,天气闷热,这个时候,鱼就会到水面来吸氧,沤苠大概消耗掉水中大量的氧,当人们捞苠出水时,鱼全都浮上了水面,俗称翻汪。大人小孩纷纷拿着渔具,下水逮鱼。逮鱼的人群中也有我,光着屁股,拿着一支竹篙,在浅水的汪边,用竹篙在水中瞎捞,凑上一份热闹。

沤好的成捆的苠秆子,撒开脚站在大场晾晒,同时,开始剥皮。皮与秆已分离,一撸到底,小孩子便有了玩意,手持雪白的苠秆子作刀枪,互毆玩耍。或是苠秆子被沤过的原因,烧不起火,俗称闷苠秆子。

老者坐在树下纳凉说闲话,嘴里咬着烟管,身边燃着苠秆子,经久不息,用以引火。晚上,小孩子拿着燃着的苠秆子,在空中乱画,夜空中便有了稍纵即逝的即兴抽象画。

苠老的时候,麻方少年。麻是夏日作物,秋后收割。麻,叶状若鸡爪,叶片狭长如柳,有竹叶般俊秀,日影之下,可乱兰草之真,想象一下,在优柔的月光之下,该是一番怎样的有趣情景,文字怕是无能为力吧。

麻开花,清雅有静气,花色莹白,白中隐约淡绿。花腿籽成,麻籽饱含油脂,吃起沙沙有声,香气盈口,不知要用芝麻几条街。

秋后,麻收割下来,走的是苠一样的流程,需在水中沤,起麻的时候,天气虽然有些微凉,照样翻汪,所有的事都要重演一次,只是主角从苠换成了麻。

现在,家乡成了银杏之乡,放眼望去,满目银杏树,粮食作物都少种了,苠苠、苠苠?想此,无端心生忧伤,淡淡的,似如麻苠。

